

農商省
圖書
第一號
共六冊

太政官文庫
漢書門
一〇三
一三三
一六五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漢書類
1013
16
函架冊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13
冊數	16 (14)
函號	280 69

0 1 2 3 4 5 6 7 8 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隋書卷六十六

開治十二年購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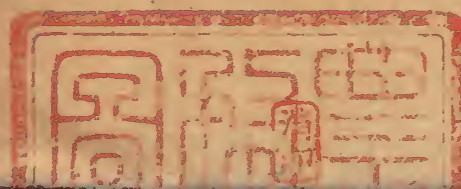
曹川地鳳尊
氏雷宿爾甫

列傳第三十一

特進臣魏徵上

李諤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好學解屬文仕齊為中書舍人有口辯每
 接對陳使周武帝平齊拜天官都士諤見高祖有奇表深自結
 納及高祖為丞相甚見親待訪以得失于時兵革屢動國用虛耗
 上重穀論以諷焉高祖深納之及受禪歷比部考功二曹侍郎
 昭爵南和伯諤性公方明達世務為時論所推遷治書侍御史上
 謂群臣曰朕昔為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
 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諤見禮教凋弊公
 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諤上書曰臣聞追
 遠慎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為孝如聞朝臣之內有父祖亡



清印

隋書卷六十六

沒日月未久孫無賴便分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茲實損風
化妾雖微賤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衰經強傳
鉛華泣辭靈凡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
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
亡沒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為限無廉耻
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贊務上
覽而嘉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諤又以屬文之家
體尚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反於是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
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
六行為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
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鐫銘皆以褒德序賢
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

尚文詞忽君人之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
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
理存異尋虛逐傲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
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
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帥未窺六甲
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傳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
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
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損
本逐末流徧華瀟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
出輕浮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廁
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
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

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
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
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
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克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
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
風卽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諤
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曰臣聞舜戒禹云汝惟不矜天下
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
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後王之軌轍然則人臣之道
陳力濟時雖勤比大禹功如師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要君父況
復功無足紀勤不補過而敢自陳勲績輕于聽覽世之喪道極於
周代下無廉耻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觀其行矜誇自

大便以幹濟蒙擢謙恭靜退多以恬默見遺是以通表陳誠先論
已之功狀承顏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銜自媒都無慙耻之色強
干橫請唯以乾沒爲能自隋受命此風頓改耕夫販婦無不革心
況乃大臣仍遵弊俗如聞刺史入京朝覲乃有自陳勾檢之功誼
訴堦墀之側言辭不遜高自稱譽上黷冕旒特爲難恕凡如此輩
具狀送臺明加罪黜以懲風軌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
靡然向風深革其弊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
蹇之譽而潛有匡正多矣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
業汙雜非敦本之義遂奏高祖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所在州縣
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以時日正值冬寒莫敢陳訴
諤因別使見其如此以爲四民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
古非同一槩卽附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

廢徒爲勞擾於事非宜遂專決之並令依舊使還詣闕然後奏聞
高祖善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
政民夷悅服後三歲卒官有子四人大體大鈞並官至尚書郎世
子大方襲爵最有材品大業初判內史舍人帝方欲任之遇卒

鮑宏

鮑宏字潤身東海郟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事梁官至治書侍御
史宏七歲而孤爲兄泉之所愛育年十二能屬文嘗和湘東王繹
詩繹嗟賞不已引爲中記室遷鎮南府諮議尚書水部郎轉通直
散騎侍郎江陵旣平歸于周明帝甚禮之引爲麟趾殿學士累遷
遂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于陳謀伐齊也陳遂出兵江北以侵齊
帝嘗問宏取齊之策宏對云我強齊弱勢不相伴齊主昵近小人
政刑日紊至尊仁惠慈恕法令嚴明事等建瓴何憂不剋但先皇

徃日出師雒陽彼有其備每不剋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
陽出其不虞以爲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少御正賜爵平遙縣
伯邑六百戶加上儀同高祖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
次潼州爲謙將達美基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之後馳傳
入京高祖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除利州刺史進爵爲公
轉邛州刺史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其父崇不從尉迴後復與
突厥戰死上嘉之帝賜姓爲金氏訪及群下宏對曰昔項伯不同
項羽漢高賜姓劉氏秦真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如臣愚見請
賜以皇族高祖曰善因賜義臣姓爲楊氏後授均州刺史以日疾
免卒於家時年九十六初周武帝敕宏修皇室譜一部分爲帝緒
疎屬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裴政

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高祖壽孫從宋武帝徙家于壽陽歷
前軍長史廬江太守祖遂梁侍中左衛將軍豫州大都督父之禮
廷尉卿政幼明敏博聞強記達於時政爲當時所稱年十五辟邵
陵王府法曹參軍事轉起部郎枝江令湘東王之臨荆州也召爲
宣惠府記室尋除通直散騎侍郎侯景作亂加壯武將軍帥師隨
建寧侯王琳進討之擒賊率宋子仙獻于荆州及平侯景先鋒入
建鄴以軍功連最封夷陵侯徵授給事黃門侍郎復帥師副王琳
拒蕭紀破之於硤口加平越中郎將鎮南府長史及周師圍荆州
琳自桂州來赴難次于長沙政請從間道先報元帝至百里洲爲
周人所獲蕭答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爲爾君乎爾亦何
煩殉身於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如或不然分署領矣政詭
曰唯命營鑠之送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已自

爲帝王琳孤弱不復能來政許之旣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
自勉吾以間使被擒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答怒
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若殺之則荆州不可下矣因得
釋會江陵陷與城中朝士俱送于京師周文帝聞其忠授員外散
騎侍郎引事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卿設公卿大夫士并撰
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尋授刑部下
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
案盈机剖決如沉用法寬平無有寬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
子入獄就之至各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其處
法詳平如此又善鍾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語在音律志宣帝時
以忤旨免職高祖攝政召復本官開皇元年轉率更令加位上儀
同三司詔與蘇威等修定律令政採魏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

重取其折衷同撰著十有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者政進位散騎常侍轉左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慤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劉榮性甚專固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有旨再三催促榮語元愷云但爾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曰名帳安在元愷曰稟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以詰榮榮便拒諱云無比語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有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雅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奏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劉榮位高任重縱令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憊計理而論不須隱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蒨等爲證蒨等款狀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事必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政好面折人

短而退無後言時雲定興數入侍太子爲奇服異器進奉後宮又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因謂定興曰公所爲者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怒以告太子太子益疎政由是出爲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給僚吏民有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衆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刑徙者甚衆合境惶懼令行禁止小民蘇息稱爲神明爾後不修園囿始無爭訟卒官年八十九著承聖降銀十卷及太子廢高祖追憶之曰向遣裴政劉行本在共匡弼之猶應不令至此子南金仕至膳部郎

柳莊

柳莊字思敬河東解人也祖季遠梁司徒從事中郎父遐霍州刺史

史莊少有遠量博覽貫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爲岳陽王蕭嘏說議見莊便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矣大寶遂以女妻之俄而嘏辟爲參軍轉法曹及嘏稱帝還署中書舍人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中鴻臚卿及高祖輔政蕭歸令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構難高祖懼歸有異志及莊還謂莊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中夜自省實懷慙懼梁主奔葉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松筠之節君還本國幸申孤此意於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別時梁之將帥咸潛請與師與尉迥等爲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唯歸疑爲不可會莊至自長安具申高祖結託之意道言於歸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之徒並一時之雄傑也及據要害之地擁哮闕之群功業莫建而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武晉成挾天子保

京都仗大義以爲名故能取威定霸今尉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況山東庸蜀從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在朝將相多爲身計競效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國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歸深以爲然衆議遂止未幾消難奔陳迥及謙相次就戮謂莊曰近者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高祖踐阼莊又入朝高祖深憇勉之及爲晉王廢火本諱納妃于梁莊因是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蕭琮嗣位遷太府卿及梁國廢授開府儀同三司尋除給事黃門侍郎并賜以田宅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不稱善蘇威爲納言重莊器識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於柳莊高頴亦與莊甚厚莊與陳茂同官不能降意茂見上及朝臣多屬意於莊心每不平常謂莊

爲輕已帝與茂有舊曲被引召數陳莊短經歷數載諧愬頗行尚書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上處以大辟莊奏曰臣聞張釋之心方今海內無事正是示信之時伏願陛下思釋之之言則天下幸甚帝不從由是忤旨俄屬尚藥進丸藥不稱旨茂因密奏莊不親監臨帝遂怒十一年徐璿等反於江南以行軍總管長史隨軍討之璿平卽授饒州刺史甚有治名後數載卒官年六十二

源師

源師字踐言河南雒陽人也父文宗有重名於齊開皇初終於莒州刺史師早有聲望起家司空府參軍事稍遷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爲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

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干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旣廢也何能久乎齊亡無日矣七年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士高祖受禪除魏州長史入爲尚書考功侍郎仍攝吏部朝章國憲多所參定十七年歷尚書左右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爲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不行師數勸之不可違命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荷國厚恩忝參府幕僚吏之節敢不盡心但比年已來國家多故秦孝王寢疾奄至薨殂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淪廢聖上之情何以堪處而有敕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儻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熟計之秀乃從徵秀廢之後益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煬帝

卽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敕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
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徒帝令斬之師奏
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不關本文墨既付有司義
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轉刑部侍
郎師居職強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未幾卒官有子峴玉

郎茂

郎茂字蔚之恒山新市人也父基齊潁川太守茂少敏慧七歲誦
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三禮及玄
象刑名之學又就國子助教長樂張率禮受三傳群言至忘寢食
家人恐茂成病恒節其燈燭及長稱爲學者頗解屬文年十九丁
父憂居喪過禮仕齊解褐司空府行參軍會陳使傅縡來聘令茂
接對之後奉詔於祕書省刊定載籍遷保城令有能名百姓爲立

清德頌及周武平齊上柱國王誼薦之授陳州戶曹屬高祖爲亳
州總管見而悅之命掌書記時周武帝爲象經高祖從容謂茂曰
人主之所爲也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糾法將何以致治茂竊
歎曰此言豈常人所及也乃陰自結納高祖亦親禮之後還家爲
州主簿高祖爲丞相以書召之言及疇昔甚歡授衛州司錄有能
名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
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衛國民不敢
申訴者畏明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
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之有民張元預與從父弟
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
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於是遣縣中考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絕元
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爲友悌

茂自延州長史轉太常丞遷民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
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荅者乃云管內無五品之家不相應
領類多如此又爲餘糧簿擬有無相贖茂以爲繁紆不急皆奏罷
之數歲以母憂去職未暮起令視事又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
品官年老不減地皆發於茂茂性明敏剖決無滯當時以吏幹見
稱仁壽初以本官領大興令煬帝卽位遷雍州司馬尋轉太常少
卿後二歲拜尚書左丞參掌選事茂工法理爲世所稱時工部尚
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之曰臣聞
貴賤殊禮士農異業所以人知局分家識廉耻宇文愷位望已隆
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于仲文大將
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丙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
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民軌物若不糾繩將虧政教愷與仲文

竟坐得罪茂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三百段以書付祕府
于時帝每巡幸王綱已紊法令多失茂旣先朝舊臣明習世事然
善自謀身無蹇諤之節見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竊歎而已以年老
上表乞骸骨不許會帝親征遼東以茂爲晉陽宮留守其年恒山
贊治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朋黨附下罔上詔遣納言蘇威御史
大夫裴蘊雜治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深文巧誣成其罪狀帝大
怒及其弟司隸別駕楚之皆除名爲民徙且末郡茂怡然受命不
以爲憂在途作登壇賦以自慰詞義可觀復附表自陳帝頗悟十
年追還京兆歲餘而卒時年七十五有子知年

高構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弱
冠州補主簿仕齊河南王參軍事歷徐州司馬蘭陵平原二郡太

守齊滅後周武帝以爲許州司馬高祖受禪轉冀州司馬甚有能名徵拜比部侍郎尋轉民部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爲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徧詞理極當意所不能及賜米百石由是知名尋遷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號爲稱職復徙雍州司馬坐事左轉蓋屋令其有治名上善復拜雍州司馬仁壽初又爲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召令復位時爲吏部者多以不稱職去官唯構最有能名前後與選之官皆出其下時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特爲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爲文筆必先以草呈

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時年七十二所舉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開元中昌黎豆盧寔爲黃門侍郎稱爲慎密河東裴術爲右丞多所糾正河內士燮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聿道俱爲刑部並執法平允弘農劉士龍清河房山基爲考功河東裴鏡民爲兵部並稱明幹京兆韋焜爲民曹屢進讜言南陽韓則爲延州長史甚有惠政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爲當時所稱

張虔威

張虔威字元敬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晏之齊北徐州刺史虔威性聰敏涉獵群書其世父嵩之謂人曰虔威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州補主簿十八爲太尉中兵參軍後累遷太常丞及齊亡仕周爲宣納中士高祖得政引爲相府典籤開皇初晉王廣出鎮并州盛

選僚佐以虔威爲刑獄參軍累遷爲屬王甚美其才與河內張衡俱見禮重晉邸稱爲二張焉及王爲太子遷員外散騎侍郎太子內舍人煬帝卽位授內史舍人儀同三司尋以藩邸之舊加開府尋拜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江都贊治稱爲幹理虔威嘗在塗見一遺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絳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虔威曰其首立者爲誰虔威下殿就視而荅曰淮南太守楊絳帝謂虔威曰卿爲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虔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絳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益慎之至也帝甚嘉之其廉慎皆此類也于時帝數巡幸百姓疲弊虔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此見疎未幾卒官有子爽仕至蘭陵令虔威弟虔雄亦有才器秦孝王俊爲秦州總管選爲法曹參軍王嘗親案囚徒虔

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歎服後歷壽春陽城二縣令俱有治績

榮毗

榮毗字子謚北平無終人也父權魏兵部尚書毗少剛鯁有局量涉獵群言仕周釋褐漢王記室轉內史下士開皇中累遷殿內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吏楊素薦毗爲華州長史世號爲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荅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者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爲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毗獨遏絕其事上聞而嘉之賚絹百匹轉蒲州司馬漢王諒之反也河東豪傑以城應諒刺史丘和覺變遁歸關中

長史渤海高義明謂毗曰河東要害國之東門若失之則爲難不細城中雖復恟恟非悉反也但收桀黠者十餘人斬之自當立定耳毗然之義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西門爲反者所殺毗亦被執及諒平拜治書侍御史帝謂之曰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無改汝心帝亦敬之毗在朝侃然正色爲百寮所憚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視事尋卒官贈鴻臚少卿毗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爲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卷建緒與高祖有舊及爲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高祖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高祖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歷始

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陸知命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也父敖陳散騎常侍知命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釋褐陳始興王行參軍後歷太學博士南嶽正及陳滅歸于家會高智慧等作亂于江左廣。宋鎮江都以其三吳之望召令諷諭反者知命說下賊十七城得其渠帥陳正緒蕭思行等三百餘人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恪爲沂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止表陳讓朝廷許之時見天下一統知命勸高祖都洛陽因上太平頌以諷焉文多不載數年不得調詣朝堂上表請使高麗曰臣聞聖人當宸物色芻蕘匹夫奔踈或陳狂瞽伏願蹶輟旒纒覽臣所謁昔軒轅馭曆旣緩風沙之誅虞舜握圖猶稽有苗之伐陛下當百代之末膺千載之期四海廓清

三邊底定唯高麗小豎狼顧燕垂王度含弘每懷遵養者良由惡殺好生欲諭之以德也臣請以一節宣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異之歲餘授普寧鎮將人或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詔於御史臺煬帝嗣位拜治書侍御史侃然正色爲百寮所憚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罪百寮震慄遼東之役爲東曉道受降使者卒於師時年六十七贈御史大夫

房彥謙

房彥謙字孝冲本清河人也七世祖諶仕燕太尉掾隨慕容氏遷于齊子孫因家焉世爲著姓高祖法壽魏青冀二州刺史壯武侯曾祖伯祖齊郡平原二郡太守祖翼宋安太守並世襲爵壯武侯父熊釋褐州主簿行清河廣川二郡守彥謙早孤不識父爲母兄

之所鞠養長兄彥雅雖有清鑒以彥謙天性穎悟每奇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言爲宗黨所異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母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厚後丁所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樂陵太守豹竭盡心力每四時珍果口弗先嘗遇碁功之戚必蔬食終禮宗從取則焉其後受學于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工草隸雅有詞辯風槩高人年十八屬廣寧王孝珩爲齊州刺史辟爲主簿時禁網疎闊州郡之職尤多縱弛及彥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莫不敬憚及周師入鄴齊主東奔以彥謙爲齊州治中彥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事不果而止齊亡歸于家周帝遣柱國辛遵爲齊州刺史爲賊帥輔帶劔所執彥謙以書諭之帶劔慙懼送遵還州諸賊並各歸首及高祖受禪之後遂優遊鄉曲誓無仕心開皇七年刺史韋藝固

薦之不得已而應命吏部尚書盧愷一見重之擢授承奉郎俄遷
監察御史後屬陳平奉詔安撫泉括等十州以銜命稱旨賜物百
段米百石衣一襲奴婢七口遷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嘗因朝集時
左僕射高頴定考課彥謙謂頴曰書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唐虞
以降代有其法黜陟合理褒貶無虧便是進必得賢退皆不肖如
或舛謬法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多少參差不類
況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名卑諂巧官翻居上
等直爲真偽混淆是非脅亂宰貴旣不精練其酌取捨曾經驅使
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臺省者皆爲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
詳悉唯量準人數半破半成徒計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衆寡
欲求允當其道無由明公鑒達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校必無阿
枉脫有前件數事未審何以裁之唯願遠布耳目精加採訪褒秋

豪之善貶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治亦足標獎賢能詞氣侃然觀
者屬目頰爲之動容深見嗟賞因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彥謙
對之如響頰顧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與秦州考使
語後數日頰言於上上弗能用以秩滿遷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
號爲慈父仁壽中上令持節使者巡行州縣察長吏能不以彥謙
爲天下第一超授鄴州司馬吏民號哭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
何用生爲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頌德邠州久無刺史州務皆歸彥
謙名有異政內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顯所與交結皆
海內名賢重彥謙爲人深加友敬及爲襄州總管辭翰往來交錯
道路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路經彥謙所留連數日屑涕而別
黃門侍郎張衡亦與彥謙相善于時帝營東都窮極侈麗天下失
望又漢王構逆羅罪者多彥謙見衡當塗而不能匡救以書諭之

曰竊聞賞者所以勸善刑者所以懲惡故疎賤之人有善必賞尊
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者也今諸州刺史受
委宰牧善惡之間上達本朝懾憚憲章不敢怠慢國家祇承靈命
作民父母刑賞曲直升聞於天寅畏照臨亦宜謹肅故文王云我
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雖州國有殊高下懸邈然憂民慎法
其理一也至如并州豐逆須有甄明若揚諒實以詔命不通慮宗
社危逼徵兵聚眾非爲干紀則當原其本情議其刑罰上副聖主
友于之意下曉愚民疑惑之心若審知內外無虞嗣后纂統而好
亂樂禍妄有覬覦則管蔡之誅當在於諒同惡相濟無所逃罪梟
懸孛戮國有常刑其間乃有情非協同力不自固或被擁逼淪陷
凶威遂使籍沒流移恐爲冤濫恢恢天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斯
義安在昔叔向宣鬻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

善羊舌寧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但以執法無私不容輕重且聖
人大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項籍之驍勇伊尹
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呂望孫武之兵術吳楚連磐石之
據產祿承母后之基不應歷運之兆終無帝王之位況乎曩爾一
隅蜂扇蟻聚楊諒之愚鄙群小之凶慝而欲憑陵畿甸覬幸非望
者哉開闢以降書契云及帝皇之跡可得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
功厚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靈祇是以古之哲王昧旦丕顯履水
在念御朽兢懷逮叔世騎荒曾無戒懼肆於民正騁嗜奔慾不可
具載請畧陳之曩者齊陳二國並居大位自謂與天地合德日月
齊明罔念憂虞不恤刑政近臣懷寵稱善而隱惡史官曲筆掩瑕
而錄美是以民庶呼嗟終閉塞於視聽公卿虛譽日敷陳於左右
法網嚴密刑辟日多徭役煩興老幼疲苦昔鄭有子產齊有晏嬰

楚有叔敖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彊豈無良佐但以執政壅蔽懷私狗軀忘國憂家外同內忌設有正直之士才堪幹時於已非宜卽加擯廢倘遇諂佞之輩行多穢匿於我有益遽蒙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至夫賢材者非尚齊力豈繫文華唯須正身負載確乎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所謂棟梁骨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天高聽卑監其淫僻故總收神器歸戎大隋向使二國祇敬上玄惠恤鰥寡委任方直斥遠浮華卑非爲心惻隱是務河朔疆富江湖險隔各保其業民不思亂泰山之固弗可動也然而寢臥積薪宴安鳩毒遂使禾黍生廟霧露沾衣弔影撫心何嗟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萬機之事何者不須熟慮哉伏惟皇帝望雲就日仁孝夙彰錫社分珪大成規矩及總統淮海盛德日新當璧之符遐邇

僉屬續歷甫爾寬仁已布率土蒼生翹足而喜并州之亂變起倉卒職由楊諒詭惑誣誤吏民非有構怨本朝棄德從賊者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願反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黜皇猷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齊學自藩邨柱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萬古稷契伊呂彼獨何人旣屬明時須存審諤立當世之大誠作將來之憲範豈容曲順人主以愛虧刑又使矜從之徒橫貽罪譴忝蒙眷遇輒寫微誠野人愚瞽不知忌諱衡得書歎息而不改奏聞彥謙知王綱不振遂去官隱居不仕將結構蒙山之下以求其志會置司隸官盛選天下知名之士朝廷以彥謙公方宿著時望所歸徵授司隸刺史彥謙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當之者曾無怨言司隸別駕劉焯陵上侮下訐以爲直刺史憚之皆爲之拜唯彥謙執法不撓亢禮長揖有讖嘉之焯亦不

敢爲恨大業九年從駕度遼監扶餘道軍其後隋政漸亂朝廷靡然莫不變節彥謙直道守常介然孤立頗爲執政者之所嫉出爲涇陽令未幾終于官時年六十九彥謙居家每子姪定省常爲講說督勉之鹽齷不倦家有舊業資產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卹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所有文筆恢廓閑雅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者皆寶翫之太原王邵北海高構蔣縣李綱河東柳或薛孺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彥謙並與爲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體資文雅深達政務自識者咸以遠大許之初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改太平彥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忘剋不納諫

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唯行苛酷之政未施弘大之體天下騷安方憂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皆驗大唐馭宇追贈徐州都督臨淄縣公諡曰定

史臣曰大業云備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器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格統懷柔莫可棄也李諤等或文能遵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其留於臺閣參之有隋多世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棟樑亦北辰之衆星也

隋建文王法曹參軍中郎陳山校流令世其作備武職可故騎常侍尚書左丞陳山校流令世其作備武職於坐奏之曰夫魏居常者不可論匡濟之功應變通者然後見帝王之器何則化有文質遷讓風世或澆淳解張累務難復順紀合爲之居之且修職於陳泉亦治民於丹浦是知文

德武功蓋因時而並用經邦創制固與俗而推移所以樹鴻名垂
大訓拱揖百靈包舉六合其唯聖人乎鶉火之歲皇上御宇之四
年也萬物交泰九有乂安俗躋仁壽民資日用然而足食足兵猶
載懷於履薄可久可大尚慄乎於御朽至如昆吾遠賁肅春奇睪
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貝冑雍弧之用犀渠闕鞏之殷鑄名劍於尚
方積瑀戈於武庫熊羆百萬貔豹千群利盡五材威加四海爰於
農墮有事春蒐錄舍爵策勲觀使臣之以禮沮勸賞罰迺示民以知
禁盛矣哉信百王之不易千載之一時也首上林從幸相如於是
頌德長楊校獵子雲退而爲賦雖則體物緣情不同年而語矣英
聲茂實蓋可得而言焉其辭曰惟則天以禮古統資始於群分膺
錄圖而出震樹司牧以爲君既濟寬而濟亦乃武而乃文北怨
勞乎殷履南伐盛於唐勛彼周干與夏戚可得而前聞我大陳

之創業乃撥亂而爲武戡定艱難平壹字從喋喋之樂推爰蒼
蒼而再補故累仁以積德諒重規而龍知惟皇帝之休烈體狗齊
之睿哲敷九疇而咸叙奄四海而有既搜揚於帝難又文思之
安安幽明請吏俊又在官御璇璣而七政辨朝玉帛而萬國歡味
且不顯未明思治道藏往而知來功參天而兩地運聖人之上德
盡生民之能事於是禮暢樂和刑清政肅西泉析支東漸蟠木馨
圖謀而效祉漏川泉而禔福在靈貺而必臻亦何思而不服雖致
治之隆平猶戒國而強兵選羽林於六郡詔蹶張於五營兼折衝
而餘勇咸重義而輕生遂乃因農隙以教民在春蒐而習戰命司
馬以示法帥掌固而清甸道甸始以前驅伏鉤陳而後殿抗鳥旌
於析羽飾魚文於被練爾乃革軒按轡玉虬齊鞅屯左矩以啟行
擊右鍾而傳響交雲罕之掩映紛劍騎而來往指攝提於斗極洞

闔闔之弘敞跨玄武而東臨款黃山正上隱圓闕之迢遞屆方
澤之澄爽于斯時也青春晚候朝陽明岫日月光華煙雲吐秀澄
波瀾於江海靜氛埃於宇宙乘輿乃御太一之玉堂授軍令於紫
房蘊龍韜之妙策誓武旅於戎場銳金顏於庸蜀躡鐵騎於漁陽
毅神弩而持滿張天弧而並張曳虹旗之正正振夔鼓之鏗鏘八
陳肅而成列六軍儼以相望拒飛梯於縈帶聳樓車於武岡或棹
鞅而直指乍交綏而弗傷裁應變而蛇擊俄蹈厲以鷹揚中小枝
於戟刃徹蹲札於甲裳聊七縱於孟獲乃兩禽於卞莊始軒軒而
鶴舉遂離離以鴈行振川谷而橫八表蕩海岳而耀三光諒窮冥
之不測羌進退而難常亦有投石扛鼎超乘挾輻衝冠聳劍鐵楯
銅頭熊渠殪兕武勇操牛雖任鄙與賁育故無得而爲仇九攻既
決三略已周鳴鑼振響風卷電收於是勇爵班金奏設登元凱而

陪位命方邵而就列三獻式序八音未闕舞干戚而有豫聽鼓鞀
而載悅俾挾纊與投醪咸忘軀而殉節方席卷而復行見王師之
有征登燕山而戮封豕臨瀚海而斬長鯨望雲亭而載蹕禮升中
而告成實皇王之神武信蕩蕩而難名者也陳主嘉之賜馬一匹
及陳滅歸國爲通直郎直內史省貧無產業每傭言養親快快不
平嘗爲五言詩以具意情理悽切世以爲工作者莫不吟詠未幾
拜內史舍人煬帝卽位顧遇彌隆祕書監河東柳公言博學有才
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
及也俄遷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有詔起令視事拜見
之日殆不能起帝令左右扶之哀其羸瘠詔令進世基食輒悲
哽不能下帝使謂之曰方相委任當爲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
帝重其才親禮逾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

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于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庭決入閣之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爲敕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其精審如是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從幸鴈門帝爲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重爲賞格親自撫循又下詔停遼東之事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圍解勳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衆朝野離心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荅云卿是書生定猶懼怯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止又以高熲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已雖居近侍唯諾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楊義臣捕盜於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

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鼠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京都賊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嗚咽帝爲之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群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奏世基貌沉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爲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其奢靡雕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攜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爲其聚斂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贍由是爲論者所譏朝野咸

共疾怨宇文化及殺逆也世基乃見害焉長子肅好學多才藝時人稱有家風弱冠早沒肅弟熙大業末爲符璽郎次柔晦並宣義郎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伋知而告熙曰事勢以然吾將濟卿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謂伋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刑人於是先世基殺之

裴蘊

裴蘊河東聞喜人也祖之平梁衛將軍父忌陳都官尚書與吳明徹同沒于周賜爵江夏郡公在隋十餘年而卒蘊性明辯有吏幹在陳仕歷直閣將軍興寧令蘊以其父在北陰奉表於高祖請爲內應及陳平上悉閱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蘊上以爲夙有向化之心超授儀同左僕射高頰不悟上旨進諫曰裴蘊無功於國寵踰倫輩臣未見其可上又加蘊上儀同頰復進諫上曰可加開府頰

乃不敢復言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歷洋直隸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最煬帝聞其善政徵爲太常少卿初高祖不好聲技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皆罷遣從民至是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其六品已下至於民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弟子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遷民部侍郎于時猶承高祖和平之後樂網疎闊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爲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歷爲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丁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

民戶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蘊一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治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拜京兆贊治發擿纖毫吏民懾懼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運莫敢與奪必稟取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乃峻法治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源其情意深為悖逆帝由然

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穉共高頰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調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又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答曰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群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為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楫浮滄海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帝悟曰老輩多姦將賊脇我欲搭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蘊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蘊推鞠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殺遂父子及孫三世並除名蘊又欲重已權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黠

共爲朋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與師動衆
京都留守及與諸蕃玄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徧於郡國侵
擾百姓帝弗之知也以度遼之役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及司馬德
戡將爲亂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蘊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
兵民盡取榮公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
脚遣范富婁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援帝謀
議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蘊歎曰
謀及播郎竟悞人事遂見害于悒爲尚輦直長亦同日死

裴矩

裴矩字弘大河東聞喜人也祖他魏郡官尚書父訥之齊太子舍
人矩襁褓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矩曰觀
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世之務矩始留情世事齊北

遐裔禮教之所不及書

六曹從事轉高平王文學及齊亡不得調

名號者有三十六國其

禮室甚親敬之以母憂去職高祖作相遣

招撫然叛服不恒屢經

三事及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伐陳之

知戶數而諸國山川未

嘗呈口本廣。朱。諱。令矩與高頴收陳圖籍明年奉

錄世所弗聞復以春秋

智慧汪文進等相聚作亂吳越道閉上難

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之

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俚帥王仲宣

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

師舉司東衡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賊

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

聲援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據愿長

識皇上膺天育物無隔

進軍自南海援廣州仲宣懼而潰散矩所

以來職貢皆通無遠不

制署其渠帥爲刺史縣令及還報上大悅

胡人或有所疑即詳衆

頰楊素曰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朕

止卽丹青摸寫爲西域

千弊卒徑至南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

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公賚物二千段除民部侍部尋遷內史侍
大賈周遊經涉故諸國汗妻大義公主即宇文氏之女也由是數
不可憑虛是以致闕而胡私通長孫晟先發其事矩請出使說都
徒有名號乃乖其實公竟如其言公主見殺後都監與突利可汗
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公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為
凡為三道各有襟帶北於塞外萬歲被誅功竟不錄上以啟民可
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為尚書左丞其年文獻皇后崩太常舊無
度葱嶺又經鏖汗蘇對參定之轉吏部侍郎名為稱職煬帝即位
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九旬而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
護密吐火羅挹怛怛延知帝方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
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臣聞禹定九
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六國設防止及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

平王貞為司州牧辟為典之所罕傳自灌民興基開拓河右始稱
高祖為定州總管召補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以存
使者馳召之參相府記征戰後漢之世頽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略
役領元帥記室既破計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產全無纂
詔巡撫嶺南未行而高祖崩年久遠兼并誅討互有興亡或地
遣矩行矩請速進上許非舊類因襲昔名兼復部民交錯封疆移
遍廣州遣其所部將周圖之北葱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
立九柵屯大庾嶺共為分自餘淪沒掃地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
嶺又擊破之遂斬師舉率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
綏集者二十餘州又承至臣既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傳訪採
命升殿勞苦之顧謂高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
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國仍別造地圖

功拜開府賜爵聞喜縣北海之南縱橫所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
郎時突厥強盛都藍可事因不徧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
為邊患後因公主與從一漢相踵西域為傳戶民數十即稱國王
藍顯戮宇文氏上從之有所編皆餘千戶利盡西海多產珍異其
構難屢犯亭鄣詔太平即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敦煌至于西海
行軍長史破達頭可汗追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
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廷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
儀注矩與牛弘據齊禮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
營建東都矩職脩府省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唱槃陀度葱嶺又經
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
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具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
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

喉之地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揚旌越崑崙而躍馬易
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為其擁遏故朝貢
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為臣妾聖情含養澤及
普天服而撫之務存安輯故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
可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不有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帝大悅
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
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畧咸以委
之轉民部侍郎未視事遷黃門侍郎帝復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
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帝有事於恒岳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
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皆以厚
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
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繡焚香奏樂歌舞諷復令

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騎乘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
帝見而大悅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並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
億萬計諸蕃懾懼朝貢相續帝謂矩有綏懷之略進位銀青光祿
大夫其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
方奇技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數萬又勒百官
及民士女列坐柵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月乃罷又令三市
店肆皆設帷帳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民貿易所至之處悉
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歎謂中國爲神仙帝稱其至誠
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
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用心孰能若是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
令矩共徃經略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爲蕃人交易懸遠所以
城伊吾耳咸以爲然不復來競及還賜錢四十萬矩又白狀令反

間射匱潛攻處羅語在突厥傳後處羅爲射匱所迫竟隨使者入
朝帝大悅賜矩以貂裘及西域珍器從帝巡于塞北幸啟民帳時
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啟民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狀曰高麗
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漢世分爲三郡晉氏亦統
遼東今乃不臣別爲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
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爲蠻貊之
鄉乎今其使者朝於突厥親見啟民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
慮後伏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而詔其使
放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
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武賁郎將明
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帝令矩兼掌兵事以
前後度遼之役進位右光祿大夫于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左翊

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賄聞唯矩守常無賦穢之響以是爲世所稱還至涿郡帝以楊玄感初平令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那部落遣闕達度設寇吐谷渾頻有虜獲部落致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後從師至懷遠鎮詔護北蕃軍事矩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言於帝曰突厥本淳易可離間但由其內多有群胡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多姦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曰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內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卽得好物胡悉貪而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星馳爭進冀先互市矩伏兵馬邑下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走來至此云背可汗請我容納突厥旣是我臣彼有

背叛我當共殺今已斬之故令往報始畢亦知其狀由是不朝十一年帝北巡狩始畢率騎數十萬圍帝於鴈門詔令矩與虞世基每宿朝堂以待顧問及圍解從至東都屬射置可汗遣其猶子率西蕃諸胡朝貢詔矩醮接之尋從幸江都宮時四方盜賊蜂起郡縣上奏者不可勝計矩言之帝怒遣矩詣京師接候蕃客以疾不行及義兵入關帝令虞世基就宅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遙爲處分恐失事機唯願變與早還方可平定矩復起視事俄而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矩以聞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爲身禍其待遇人多過其所望故雖至斯役皆得其歡心時從駕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荅曰方今車駕留此已經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因令矩

檢校爲將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內寡婦及未嫁女皆集宮監又
召將帥及兵等恣其所取因聽自首先有姦通婦女及尼女冠等
並卽配之由是驍果等悅咸相謂曰裴公之惠也宇文化及之亂
矩晨起將朝至坊門遇逆黨數人控矩馬請孟景所賊皆曰不關
裴黃門旣而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令矩參定儀
注推秦王子浩爲帝以矩爲侍內隨化及至河北及僭帝位以矩
爲尚書右僕射加光祿大夫封蔡國公爲河北道安撫大使及宇
文氏敗爲竇建德所獲以矩隋代舊臣遇之甚厚復以爲吏部尚
書尋轉尚書右僕射專掌選事建德起自群盜未有節文矩爲制
定朝儀旬月之間憲章頗備擬於王者建德大悅每諮訪焉及建
德度河討孟海公矩與曹旦等於洛州留守建德敗於武牢群帥
未知所屬曹旦長史李公淹大唐使人魏徵等說旦及齊善行令

歸順旦等從之乃令矩與徵公

且及八璽舉山東之地歸

大唐授左庶子轉詹事民部尚

書華見重亡國羈旅特蒙任選

史臣曰世基初以雅澹著名兼

參機衡之職預帷幄之謀國危未嘗思安君昏不能納諫方更

官賣獄贖貨無慙顛隕厥身亦其所也裴蘊素懷姦險巧於附會

作威作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乎裴矩學涉經史頗有幹

局至於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諸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

歲年雖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美矣然承望風旨與時消息

使高昌入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末師出玉門關右驍果亦知之

由也

出也

高昌人陳甲年歲此來且未滿出正門關口... 中未滿出正門關口... 其後決渭水達河以通運漕... 詔愷總督其事後拜萊州刺史甚有能名兄忻被誅除名於家久

隋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三十三

宇文愷

宇文愷字安樂杞國公忻弟也在周以功臣子年三歲賜爵雙

泉伯七歲進封安平郡公也二千戶愷少有器局家世武將諸兄

並以弓馬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多伎藝號為名父公

子初為千牛累遷御正中大夫儀同三司高祖為丞相加上開府

中大夫及踐作誅宇文氏愷初亦在殺中以其與周本別兄忻有

功於國使人馳救之僅而得免後拜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廟

成別封龔山縣公邑千戶及遷都上以愷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

監高頴雖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後決渭水達河以通運漕

詔愷總督其事後拜萊州刺史甚有能名兄忻被誅除名於家久

西漢中圖... 氏前所出

不得調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不行令愷修復之既而上建仁壽宮訪可任者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上然之於是檢校將作大匠歲餘拜仁壽宮監授儀同三司尋為將作少監文獻皇后崩愷與楊素營山陵事上善之都洛陽以愷為營東都副監尋遷將作大匠愷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京制度窮極壯麗帝大悅之進位開府拜工部尚書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帝彌悅焉前後賞賚不可勝紀自永嘉之亂明堂廢絕隋有天下將復古制議者紛然皆不能決愷博考群籍奏明堂議表曰臣聞在天成象居心為布政之宮在地成形景于居正陽之位觀雲告月順生殺之

序五室九宮統人神之際金口木舌發令兆民玉瓚黃琮式嚴宗祀何嘗不矜莊宸宇盡妙思於規摹凝眸冕旒致子來於矩矱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辯乘乾咸五登三復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緒用百姓之異心驅一代以同城康哉康哉民無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寶吐醴飛甘造物資生澄源反朴九圍清謐四表削平襲我衣冠齊其文軌茫茫上玄陳堊壁之敬肅肅清廟感霜露之誠正金奏九韶六莖之樂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禮乃卜灋西爰謀洛食辨方面勢仰稟神謀敷土濬川為民立極兼聿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詔下臣占星揆日於是採崧山之祕簡披汶水之靈圖訪通議於殘亡購冬官於散逸總集衆論勒成一家昔張衡渾象以三分為一度裴秀輿地以二寸為千里臣之此圖用一分為一尺推而演之莫輪奐有序而經構之旨議者殊途或以綺

井爲重屋或以圓楣爲隆棟各以臆說事不經見今錄其疑難爲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議曰臣愷謹按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益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爲上古朴略初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一七博四脩一注云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脩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脩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按三王之世夏最爲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七博四脩若夏度以步則應

脩七步注云今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讎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杼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爲準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爲上圓之制諸書所說並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爲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露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

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
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壁雖赤綴
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步凡人民
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
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
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
堂太廟露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
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
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
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
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
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

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
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鐘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
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
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日之
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
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
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議今亡
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
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會築作三旬五年
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
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於是秩而祭
之親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王

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
作明堂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
法九州室八牕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
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
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
布政頒常復廟重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綜注云復
重齋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
帝於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
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按詩云我將祀文
王於明堂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據此則備太牢之祭今云一犢恐
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鴟尾其圓牆壁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
頤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一殿以

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案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
旣有圖狀晉堂方構不合天文旣闕重樓又無壁水空堂垂五室
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於北臺城南造
圓牆在壁水外門在水內迴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
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壑累極成褊陋後魏
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
後元義執政復改爲九室遭亂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
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矩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卦數依漢汶上
圖儀說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簠簋一依廟禮梁武卽位
之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爲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漆
俎瓦樽文於郊質於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
步數記其尺丈猶見基內有焚燒殘柱毀斫之餘入地一丈儼然

如舊柱下以樟木爲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並瓦安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內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之典於焉靡託自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誥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八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衆說總撰今圖其樣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圓觀觀有四門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以度遼之功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其年卒官時年五十八帝甚惜之謚曰康撰東都圖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見行於世子儒童游騎尉少子溫起部承務郎

閻毗

閻毗榆林盛樂人也祖進魏本郡太守父慶周上柱國寧州總管

毗七歲襲爵石保縣公邑千戶及長儀貌矜嚴頗好經史受漢書於蕭該略通大旨能篆書工草隸尤善畫爲當時之妙周武帝見而悅之命尚清都公主宣帝卽位拜儀同三司授千牛左右高祖受禪以技藝侍東宮數以瑰麗之物取悅於皇太子由是甚見親待每稱之於上尋拜車騎宿衛東宮上嘗遣高頰大閱於龍臺澤諸軍部伍多不齊整唯毗一軍法制肅然頰言之於上特蒙賜帛俄兼太子宗衛率長史尋加上儀同太子服翫之物多毗所爲及太子廢毗坐杖一百與妻子俱配爲官奴婢後二歲放免爲民煬帝嗣位盛修軍器以毗性巧諳練舊事詔典其職尋授朝請郎毗立議輦輅車輿多所增損語在輿服志擢拜起部郎帝嘗大備法駕嫌屬車太多顧謂毗曰開皇之日屬車十有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從何爲可毗對曰

臣初定數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起於秦遂爲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爲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遷江左惟設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議兼九國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文物旂旒之數爰及冕玉皆同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爲法令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以爲差等帝曰何用秦法乎大駕宜三十六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類也長城之役毗總其事及帝有事恒岳詔毗營立壇場尋轉殿內丞從幸張掖郡高昌王朝于行所詔毗持節迎勞遂將護入東都尋以母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於涿郡以通漕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領右翊衛長內營建臨朔宮及征遼

東以本官領武賁郎將典宿衛時衆軍圍遼東城帝令毗詣城下宣諭賊弓弩亂發所乘馬中流矢毗顏色不變辭氣抑揚卒事而去尋拜朝請大夫遷殿內少監又領將作少監事後復從帝征遼東會楊玄感作逆帝班師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遼東帝令毗率騎二千追之不及政據高麗柏崖城毗攻之二日有詔徵還從至高陽暴卒時年五十帝甚悼惜之贈殿內監

何稠

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爰之兄子也父通善斲玉稠性絕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餘歲遇江陵陷隨爰入長安仕周御飾下士及高祖爲丞相召補參軍兼掌細作署開皇初授都督累遷御府監歷太府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繇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爲之稠錦旣成踰所獻者上甚悅時中國久絕琉璃之作

匠人無敢厝意稠以綠瓷爲之與真不異尋加員外散騎侍郎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聚衆爲亂詔稠召募討之師次衡嶺遣使者諭其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欵桂州長史王文同鑠崇以詰稠所稠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致邊民擾叛非崇之罪也乃命釋之引崇共坐并從者四人爲設酒食而遣之崇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入其洞悉發俚兵以臨餘賊象州逆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相繼降欵分遣建州開府梁昵討叛夷羅壽羅州刺史馮暄討賊帥李大檀並平之傳首軍門承制署首領爲州縣官而還衆皆悅服有欽州刺史甯猛力帥衆迎軍初猛力倔強山洞欲圖爲逆至是惶懼請身入朝稠以其疾篤因示無猜貳遂放還州與之約曰八九月間可請京師相見稠還奏狀上意不憚其年十月猛力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力共臣

爲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初猛力臨終誠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爲約不可失信於國士汝葬我訖卽宜上路長真如言入朝上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以勳授開府任壽初文獻皇后崩與宇文愷參典山陵制度稠性少言善候上旨由是漸見親昵及上疾篤謂稠曰汝旣曾葬皇后今我方死宜好安置屬此何益但不能忘懷耳魂具有知當相見於地下上因攬太子頸謂曰何稠用心我付以後事動靜當共平章大業初煬帝將幸揚州謂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業服章文物闕略猶多卿可討閱圖籍營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太府少卿稠於是營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皇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鉅億計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選部郎薛邁等勾覈之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稠參

會今古多所改創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之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內稠曰君臣同所過爲相逼乃廣爲盤輿別構欄楯侍臣立於其中於內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麾幢文物增損極多事見威儀志帝復令稠造戎車萬乘鈎陳八百連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後三歲兼領少府監遼東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未得濟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

四隅置闕面別一觀觀下三門遲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是歲加金紫光祿大夫明年攝左屯衛將軍從至遼左十二年加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作亂以爲工部尚書化及敗陷于竇建德建德復以爲工部尚書舒國公建德敗歸于大唐授將作少匠卒開皇時有劉龍者河間人也性強明有巧思齊後主知之令修三爵臺甚稱旨因而歷職通顯及高祖踐阼大見親委拜右衛將軍兼將作大匠遷都之始與高頴參掌制度代號爲能大業時有黃亘者不知何許人也及其弟袞俱巧思絕人煬帝每令其兄弟直少府將作于時改創多務亘袞每參與其事凡有所爲何稠先令亘袞立樣當時工人皆稱其善莫能有所損益亘官至朝散大夫袞官至散騎侍郎

史臣曰宇文愷學藝兼該思理通贍規矩之妙參蹤班爾當時制

度咸取則焉其起仁壽宮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後極麗使文皇
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源仰亦此之由至於考覽書傳定明堂圖
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毗稠巧思過人頗習舊事稽前王之采章
成一代之文物雖失之於華盛亦有可傳於後焉

隋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三十三終

隋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三十四

王劭

特進臣魏

徵士

西川中鳳高
氏圖定南中

王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也父松年齊通直散騎侍郎劭少沈默
好讀書弱冠齊尚書僕射魏收辟參開府軍事累遷太子舍人待
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閱不
能得因呼劭問之劭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為時
人所許稱其博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高祖受禪授
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為內史侍郎
李元操所奏上怒遣使收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為員外散騎侍
郎修起居注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
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

及古河

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覘之果然車輞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荻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厨及東宮諸王食厨不可不依古法上從之劭又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指示群臣上大悅賜物數百段拜著作郎劭上表言符命曰昔周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黃河變清十里鏡徹齊氏以爲已瑞改元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興公始作隋州刺史歷年二十隋果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先見於河河者最濁未能清也竊以靈貺休祥理無虛發河清故聖實屬大隋午爲鶉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數地數既得

受命之辰允當先見之兆開皇初邵州人楊令愬近河得青石圖一紫石圖一皆隱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圖剖爲兩段有楊樹之形黃根紫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下楊興安邑掘地得古鐵版文曰皇始天年查楊鐵券王興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不異龍圖何以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合龜腹七字何以著龜龜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歎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於大隋聖世圖書屢出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龍鬪白者勝黑者死大象元年夏熒陽汴水北有龍鬪初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許丈有黑龍乘雲而至兩相薄乍合乍離自午至申白龍升天黑龍墜地謹案龍君象也前鬪於亳州周村者蓋象至尊以龍鬪之歲爲亳州總管遂代周有天下後鬪於熒陽者熒字三火明

火德之盛也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者蓋象至尊將登帝位從東
第入自崇陽門也西北升天者當乾位天門坤靈圖曰聖人殺龍
龍不可得而殺皆盛氣也又曰秦姓商各宮黃色長八尺六十世
河龍以正月辰見白龍與五黑龍鬪白龍陵故秦人有命謹案此
言皆爲大隋而發也聖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商者皇家於
五姓爲商也各宮者武元皇帝諱於五聲爲宮黃色者隋色尚黃
長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長八尺河龍以正月辰見者秦正月卦龍
見之所於京師爲辰地白龍與黑龍鬪者亳州熒陽龍鬪是也勝
龍所以白者楊姓納音爲商至尊又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
色白也死龍所以黑者周色黑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宣靖凡五
帝趙陳代越當五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
玄說陵當爲除凡鬪能去敵曰除臣以秦人有命者秦之爲言通

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秦表戴干鄭玄注
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干盾也秦人之表其干臣伏見至尊有
戴干之表益知秦人之表不爽毫釐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緯書
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卜世三
十今則倍之稽覽圖云太平時陰陽和合風雨咸同海內不偏地
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唯平均乃不鳴
絛故欲風於毫毫者陳留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者爲陳留公世
子亳州總管遂受天命海內均同不偏不黨以成太平之風化也
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留公是時齊國有祕記云天王
陳留入并州齊王高洋爲是誅陳留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將
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刺史
紇豆陵恭至尊代爲之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

世云待枯柏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柏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柏枝迴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校考衆事太平主出於亳州陳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覽圖又云治道得則陰物變爲陽物鄭玄注云葱變爲韭亦是謹案自六年以來遠近山石多變爲玉石爲陰玉爲陽又左衛園中葱皆變爲韭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未幾劾復上書曰易乾鑿度曰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隨者二月卦陽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隨從之也易稽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傳爲復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動星墜陽衛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

數至謹案凡此易緯所言皆是大隋符命隨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卽皇帝位也陽德施行者明楊氏之德教施行於天下也藩決難解者明當時藩鄣皆是通決險難皆解散也萬物隨陽而出者明天地間萬物盡隨楊氏而出見也上六欲九五拘係之者五爲王六爲宗廟明宗廟神靈欲令登九五之位帝王拘民以禮係民以義也拘民以禮係民以義此二句亦是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以綱維持正天下也被陽化而欲陰隨之者明陰類被服楊氏之風化莫不隨從陰謂臣下也王用亨于西山者蓋明至尊常以歲二月幸西山仁壽宮也凡四稱隨三稱陽欲美隨楊丁寧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爲周氏任理內政也一年傳爲復者復是坤之一世卦陽氣初生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

位與楊氏也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者貧之當爲真人字之誤也
言周宣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謙讓而逆天意故
踰年乃立昔爲定州總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真人從東
北來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卽大興言營大興城邑也西北地動星
墜者蓋天意去周授隋故變動也陽衛者言楊氏得天衛助屯十
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大亨作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
亳州總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動者中山爲趙地以神人將去
故變動也北方三十日者蓋至尊從北方將往亳州之時停留三
十日也千里馬者蓋至尊舊所乘騮騮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於
馬作足坎於馬爲美脊是故騮騮馬脊有肉鞍行則先作弄四足
也數至者言曆數至也河圖帝通紀曰形瑞出變矩衡赤應隨協
靈皇河圖皇參持曰皇辟出承元訖道無爲治率被遂矩戲作術

開皇色握神日投輔提象不絕立皇後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
任政河曲出叶輔嬉爛可述謹案凡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符命
形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謂璿璣玉衡者也大隋
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則爲之變動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
衡易緯伏戲矩衡神鄭玄注亦以爲法玉衡之神與此河圖矩衡
義同赤應隋者言赤帝降精感應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爲赤帝
天子叶靈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靈天皇大帝也又年號開
皇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
也大君出蓋謂至尊受命出爲天子也承元訖者言承周天元終
訖之運也道無爲治率者治下脫一字言大道無爲治定天下率
從被遂矩戲作術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機矩伏戲作八卦之術言
大隋被服三皇之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

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握持群神明照如日也又開皇以來日漸長亦其義投輔提者言投授政事於輔佐使之提挈也象不絕者法象不廢絕也立皇後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爲皇家後嗣而其輔翼之人不能至於善也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而德優也帝任政河曲出者言皇帝親任政事而邵州河濱得石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合也嬉興也言群臣合心輔佐以興政治爛然可紀述也所以於皇參持帝通紀二篇陳大隋符命者明皇道帝德盡在隋也上大悅以劭爲至誠寵錫日隆時有人於黃鳳泉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致其文以爲字復言有諸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驥玄武各富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

有却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也其小玉亦有五嶽却非蚪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雲控鶴之象別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蓋是風伯雨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鈎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宮諸字本無行伍然往往偶對於大玉則有皇帝姓名並臨南面與日字正鼎足復有老人星蓋明南面象日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西北上有月形蓋明象月也於次玉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比兩揚字與萬年字次比隋與吉字正並蓋明長久吉慶也劭復迴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上以爲誠賜帛千匹劭於是採民間歌謠引圖書讖緯依約符命摺撫佛經撰爲皇_臨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

朔徧而後罷上益喜賞賜優洽仁壽中文獻皇后崩劼復上言曰佛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祕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夜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卽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宮者蓋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象京師之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鐘聲二百餘處此則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而且悲且喜時蜀王秀以罪廢上顧謂劼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劼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黃帝有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

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其言其後上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扶肘得上因謂彭曰死生常與爾俱劼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入扶侍實爲長壽之徵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年上崩未幾崔彭亦卒煬帝嗣位漢王掠作亂帝不忍加誅劼上書曰臣聞黃帝滅炎蓋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戮叔魚仲尼謂之遺直石碯殺石厚丘明以爲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含弘寬大未可以謝天下謹案賊諒毒害生民者也是知古者同德則同姓異德則異姓故黃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陽夷鼓與黃帝同爲姬姓諒旣自絕請改其氏劼以此求媚帝依違不從遷祕書少監數載卒官劼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敕又採迂怪不

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爲其題目辭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各臣列將善惡之迹堙沒無聞初撰齊誌爲編年體二十卷復爲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爲有識所嗤鄙然其採摭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乎暮齒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厨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袁克

袁克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也其後寓居丹楊祖昂父君正俱爲梁侍中克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戲克曰袁郎子締兮綏兮凄其以風克應聲答曰唯締與綏服之

無數以是大見嗟賞仕陳年十七爲祕書郎歷太子舍人晉安王文學吏部侍郎散騎常侍及陳滅道術頗解占候由是領太史令時上將廢皇太子正窮治東宮官屬克見上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玄象皇太子當廢上然之克復表奏隋興已後日景漸長曰開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周官以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鄭玄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於舊影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於舊影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影短而日長去極遠則影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

時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歷數推之開皇已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並近謹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常天帝崇靈聖王祖功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啟運上感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悅告天下將作役功因加程課丁匠苦之仁壽初克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呂合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奏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瑞氣嘉祥應感至於本命行年生月生日並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寶曆之元今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並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策永永無窮上大悅賞賜優崇儕輩莫之比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卽位充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景逾長今歲皇帝卽位與堯受命年合昔唐堯受命四

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卽位其年卽當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唐堯同自放勳以來凡經八上元其間緣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案第一紀甲子太一在一宮天目居武德陰陽曆數並得符同唐堯景辰生景子年受命止命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干並當六合允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皇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諷齊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賀其後熒惑守太微者數旬于時繕治宮室征役繁重克上表稱陛下修德熒惑退舍百寮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克候帝意欲有所爲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上大業六年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祕書少監其後天下亂帝初罹鴈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帝心不自安克復假託天文上

表陳嘉瑞以媚於上曰臣聞皇天輔德皇天福謙七政斯齊三辰告應伏惟陛下握錄圖而馭黔首提萬善而化八紘以百姓爲心匪以一人受慶先天罔違所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初曆實曆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九又與本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故能動合天經謹案去年已來玄象星瑞毫釐無爽謹錄尤異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狀七事其一去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營聲如崩牆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賊所賊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東北流依占北斗主殺伐賊必敗其四歲星主福德頻行京都二處分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七月內熒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

西南落賊帥盧明月營破其橦車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漢鎮北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勘城錄河南洛陽並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異時開出今則一朝總萃豈非天贊有道助殲兇孽方清九夷於東穢沉五狄於北溟告成岱岳無爲汾水書奏帝大悅超拜祕書令親待逾昵帝每欲征討克皆預知之乃假託星象獎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化及殺逆之際并誅克時年七十五

史臣曰王劭爰自幼童迄乎曰首好學不倦究極群書搢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既撰齊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巷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繁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採袁克少在江左初以警晤見稱委質隋朝更

以玄象自命並要求時幸于進務入劭經營符瑞雜以妖訛克變
動星占謬增晷景厚誣天道亂常侮眾刑茲勿捨其在斯乎且劭
為河朔清流克乃江南望族乾沒榮利得不以道頹其家聲良可
歎息

隋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三十四終

西川忠貞
氏國南

隋書卷七十

列傳第三十五

特進臣魏徵上

西川忠貞
氏國南

楊玄感

楊玄感司徒素之子也體貌雄偉美鬚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
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
至柱國與其父俱為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其後高祖命玄感降一
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廷獲展私敬初拜鄜
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不其有善政及賊汙者纖介必
知之往往發其事莫敢欺隱吏民敬服皆稱其能後轉宋州刺史
父憂去職歲餘起拜鴻臚卿襲爵楚國公遷禮部尚書性雖驕倨
而愛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自以累世尊顯有盛名於
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將吏復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內

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征吐谷渾還至大斗
拔谷時從官狼狽玄感欲襲擊行宮其叔慎謂玄感曰士心尚一
國未有釁不可圖也玄感乃止時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
將領謂兵部尚書段文振曰玄感世荷國恩寵踰涯分自非立效
邊裔何以塞責若方隅有風塵之警庶得執鞭行陣少展綵髮之
功明公兵革是司敢布心腹文振因言於帝帝嘉之顧謂群臣曰
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故不虛也於是賚物千段禮遇益隆頗
預朝政帝征遼東命玄感於黎陽督運千時百姓苦役天下思亂
玄感遂與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議欲令帝所
軍衆飢餒每爲逗遛不時進發帝遲之遣使者逼促玄感揚言曰
水路多盜賊不可前後而發其弟武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碩
並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時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

入海趣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衆乃遣家奴僞爲使者從東
方來謬稱護兒失軍期而反玄感遂入黎陽縣閉城大索男夫於
是取颿布爲甲署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爲
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以東光縣尉元務本爲黎州刺史趙懷義
爲衛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禕爲懷州刺史有衆且一萬將襲雒
陽唐禕至河內馳往東都告之越王侗民部尚書樊子蓋等大懼
勒兵備禦修武縣民相率守臨清關玄感不得濟遂於汲郡南渡
河從亂者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衆至十餘萬子蓋令河南贊治
裴弘策拒之弘策戰敗灑洛父老競致牛酒玄感屯兵尚書省每
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
顧破家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衆皆悅詣
轅門請自效者日有數千與樊子蓋書曰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

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並公度內不能一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在璇璣以齊七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爲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治今上纂承寶曆宜固洪基乃自絕於天殄氏敗德頻年肆肯盜賊於是滋多所在修治民力爲之凋盡荒淫涓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翫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扇貨賄公行納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填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煙江淮之間則鞠爲茂草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爲我輔弼之惡子孫爲我屏黜之所以上稟先旨下順民心廢此滯昏更立萌哲今四海同心九州響應士卒用命如赴私讎民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爲心勿拘小禮自貽伊戚誰

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潛泣言無所具遂進逼都城刑部尚書衛玄率衆數萬自關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二萬渡灑澗挑戰玄感僞北玄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沒後數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玄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於是大潰擁八千人而去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喑嗚叱咤所當者莫不震懾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由是戰無不捷玄軍日蹙糧又盡乃悉衆決戰陣於北部一日之間戰十餘合玄感弟玄挺中流矢而斃玄感稍却樊子蓋復遣兵攻尚書省又殺數百人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復來赴援玄感請計於前民部尚書李子雄子雄曰屈突通曉習兵事若一渡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

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果進通遂濟河軍於破陵玄感爲兩軍西抗衛玄東拒屈突通子蓋復出兵於是大戰玄感軍頻北復請計於子雄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師屢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振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華陰諸楊請爲鄉導玄感遂釋洛陽西圖關中宣言曰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以爲然留攻之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閿鄉上槃豆布陣亘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董杜原諸軍擊之玄感大敗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懼而反走至葭蘆成玄感窘迫獨與弟積善步行自知

不免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爲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屍於東都市三日復斮而焚之餘黨悉平其弟玄獎爲義陽太守將歸玄感爲郡丞周璇玉所殺玄縱弟萬碩自帝所逃歸至高陽止傳舍監事許華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萬碩弟民行官至朝請大夫斬於長安並具梟磔公卿請改玄感姓爲梟氏詔可之初玄感圍東都也梁郡人韓相國舉兵應之玄感以爲河南道元帥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郡縣至于襄城遇玄感敗兵漸潰散爲吏所執傳首東都

李子雄

李子雄渤海蓆人也祖伯賁魏諫議大夫父桃枝東平太守與鄉人高仲密同歸於周官至冀州刺史子雄少慷慨有壯志弱冠從

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高祖作相從韋孝寬破尉迴於相州拜上開府賜爵建昌縣公高祖受禪爲驃騎將軍伐陳之役以功進位大將軍歷柳江二州刺史並有能名仁壽中坐事免漢王諒之作亂也煬帝將發幽州兵以討之時竇抗爲幽州總管帝恐其有貳心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進子雄授大將軍拜廣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子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子雄伏甲請與相見因禽抗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以討諒時諒遣大將軍劉建略地燕趙正攻井陘相遇於抱犢山下力戰破之遷幽州總管尋徵拜民部尚書子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新羅嘗遣使朝貢子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皮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皮弁也子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

此言之外未見無禮憲以子雄失詞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復職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子雄部伍之子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真武侯才也尋轉右武侯大將軍後坐事除名遼東之役帝令從軍自救因從來護兒自東平將指滄海會楊玄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亡歸玄感玄感每請計於子雄語在玄感傳及玄感敗伏誅籍沒其家

趙元淑

趙元淑父世模初事高寶寧後以衆歸周授上開府寓居京兆之雲陽高祖踐阼恒典宿衛後從晉王伐陳先鋒遇賊力戰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以元淑襲父本官賜物二千段元淑性疎誕不治產業家徒壁立後數歲授驃騎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仕周爲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連獨奇

之每求賢夫聞元淑如是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美談笑元淑亦異之及至其家服翫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元淑辭出連曰公子有暇可復來也後數日復造之宴樂更侈如此者再三因謂元淑曰知公子素貧老夫當相濟因問元淑所須盡買與之臨別元淑再拜致謝連復拜曰鄙人竊不自量敬慕公子今有一女願爲箕帚妾公子意何如元淑感愧遂娉爲妻連復送奴婢二十口良馬十餘匹加以縑帛錦綺及金寶珍玩元淑遂爲富人及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元淑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柱國拜德州刺史尋轉潁川太守並有威惠因入朝會司農不時納諸郡租穀元淑奏之帝謂元淑曰如卿意者幾日當了元淑曰如臣意不過十日帝卽日拜元淑爲司農卿納天下租如言而了帝悅焉禮部尚書楊玄感潛有異志以元淑可與共亂遂與結交多

遺金寶遼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授光祿大夫封葛公明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玄感作亂其弟玄縱自帝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見玄縱對宴極歡因與通謀并授玄縱賂遺及玄感敗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屬吏元淑言與玄感結婚所得金寶則爲財娉實無他故魏氏復言初不受金帝親臨問卒無異辭帝大怒謂侍臣曰此則反狀何勞重問元淑及魏氏俱斬於涿郡籍沒其家

斛斯政

河南斛斯政祖椿魏太保尚書令常山文宣王父恢散騎常侍新蔡郡公政明悟有器幹初爲親衛後以軍功授儀同甚爲楊素所禮大業中爲尚書兵曹郎政有風神每奏事未嘗不稱旨煬帝悅之漸見委信楊玄感兄弟俱與之交遼東之役兵部尚書段文振

卒侍郎明雅復以罪廢帝彌屬意尋遷兵部侍郎于時外事四夷軍國多務政處斷辯速稱為幹理玄感之反也政與通謀及玄縱等亡歸亦政之計也帝在遼東將班師窮治玄縱黨與內不自安遂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降求執送政帝許之遂鎖政而還至京師以政告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奏曰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賊臣逆子何以懲肅請變常法帝許之於是將政出金光門縛政於柱公卿百僚並親擊射斃割其肉多有噉者噉後烹煮收其餘骨焚而揚之

劉元進

餘杭劉元進少好任俠爲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臂垂過膝煬帝興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遂聚眾合亡命會帝復征遼東徵兵吳會士卒皆相謂曰去年吾輩父兄

從帝征者當全盛之時猶死亡大半骸骨不歸今天下已罷弊是行也吾屬其無遺類矣於是多有亡散郡縣捕之急旣而楊玄感起於黎陽元進知天下思亂於是舉兵應之三吳苦役者莫不響至旬月眾至數萬將渡江而玄感敗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有眾七萬共迎元進奉以爲主據吳郡稱天子燮崇俱爲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史以應之帝令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率兵討焉元進西屯茅浦以抗官軍頻戰互有勝負元進退保曲阿與朱燮管崇合軍眾至十萬緒進軍逼之相持百餘日爲緒所敗保於黃山緒復破之燮戰死元進引趣建安休兵養士二將亦以師老頓軍自守俄而二將俱得罪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克發淮南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聲至吳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

得一石徑丈餘後數日失石所在世克既渡江元進將兵拒戰殺千餘人世克窘急退保延陵柵元進遣兵人各持茅因風縱火世克大懼將棄營而遁遇反風火轉元進之衆懼燒而退世克簡銳卒掩擊大破之殺傷大半自是頻戰輒敗元進謂管崇曰事急矣當以死決之於是出挑戰俱爲世克所殺其衆悉降世克坑之於黃亭澗死者三萬人其餘黨往往保險爲盜其後董道冲沈法興李子通等乘此而起戰爭不息逮於隋亡

李密

李密字法主真鄉公衍之從孫也祖耀周邢國公父寬驍勇善戰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蒲山郡公號爲名將密多籌算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常以濟物爲己任四皇中襲父爵蒲山公乃散家產調贍親故養客禮賢無所愛吝與楊玄感爲刎頸之

交後更折節下帷耽學尤好兵書誦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勵精忘勩愷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非其所好稱疾而歸及楊玄感在黎陽有逆謀遣家僮至京師召密令與弟玄挺等同赴黎陽玄感舉兵而密至玄感大喜以爲謀主玄感謀計於密密曰愚有三計惟公所擇今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月齋糧必盡舉麾一召其衆自降不戰而禽此計之上也又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文昇不足爲意今宜率衆經城勿攻輕齋鼓行務早西入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故當必剋萬全之勢此計之中也若隨近逐使先向東都唐禱告之理當固守引兵攻戰必延歲月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下也玄感

曰不然公之下計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遂不行玄感既至東都皆捷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及獲常福嗣又委以腹心是以軍旅之事不專歸密福嗣既非同謀因戰被執每設籌畫皆持兩端後使作檄文福嗣固辭不肯密揣知其情因謂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聽其是忝爲所誤明矣請斬謝衆方可安輯玄感曰何至於此密知言之不用退謂所親曰楚公奸反而不欲勝如何吾屬今爲虜矣後玄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時李子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於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齒或止而見疎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已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強天下救兵益至

公當身先士衆早定關中迺欲急自尊崇何示不廣也玄感咲而止及宇文述來護兒等軍且至玄感謂密曰計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統強兵於隴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給衆玄感遂以密謀號令其衆因引西入至陝縣欲圍弘農宮密諫之曰公今詐衆入西軍事在速況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太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圍之三日攻不能拔方引而西至於閿鄉追兵遂及玄感敗密間行人關與玄感從叔詢相隨匿於馮翊詢妻之舍尋爲鄰人所告遂捕獲囚於京兆獄是時煬帝在高陽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謂其徒曰吾等之命同於朝露若至高陽必爲殪醢今道中猶可爲計安得行就鼎鑊不規逃避也衆咸然之其徒多有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卽皆報德使者利其金遂相然

許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讌飲喧嘩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次邯鄲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牆而遁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饑饉至削樹皮而食仲伯潛歸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密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塗士空軫鬱陶心眺聽良多感慷慨獨霑襟霑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焚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器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詩成而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者以告太守趙他縣捕之密乃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後君明從子懷義以告帝令捕密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會東郡賊帥翟讓聚黨萬餘人密歸之其中有知密是玄感亡將潛勸讓害之密大懼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讓遣說諸小賊所

至輒降下讓始敬焉召與計事密謂讓曰今兵衆旣多糧無所出若曠日持久則人馬困弊大敵一臨死亡無日未若直趣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克然可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破金堤關掠滎陽諸縣城堡多下之滎陽太守鄒王慶及通守張須陀以兵討讓讓數爲須陀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旣驕且狠可一戰而禽公但列陣以待保爲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設伏讓與戰不利軍稍却密發伏自後掩之須陀衆潰與讓合擊大破之遂斬須陀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密復說讓曰昏主蒙塵播揚吳越蠅毛競起海內飢荒明公以英桀之才而統驍雄之旅宜當廓清天下誅剪群兇豈可求食草間常爲小盜而已今東都士庶中外離心留守諸官政令不一明公親率大眾直掩輿洛倉發粟以賑窮

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眾一朝可集先發制人此機不可失也
讓曰僕起隴畝之間望不至此必如所圖請君先發僕領諸軍便
爲後殿得倉之日當別議之密與讓領精兵七千人以大業十三
年春出陽城北踰方山曰羅口襲與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
弱襁負道路不絕越王侗武賁郎將劉長恭率步騎二萬五千討
密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身免讓於是推密爲主密城洛口周廻
四十里以居之房彥藻說下豫州東都大懼讓上密號爲魏公密
初辭不受諸將等固請乃從之設壇場卽位稱元年置官屬以房
彥藻爲左長史邴元真右長史楊德方左司馬鄭德韜右司馬拜
讓司徒封東郡公其將帥封拜各有差長白山賊孟讓掠東郡燒
豐都市而歸密攻下鞏縣獲縣長柴孝和拜爲護軍武賁郎將裴
仁基以武牢歸密因遣仁基與孟讓率兵二萬餘人襲廻洛倉破

之燒天津橋遂縱兵大掠東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敗僅以身免
密復親率兵三萬逼東都將軍段達武賁郎將高毗劉長恭等出
兵七萬拒之戰於故都官軍敗走密復下廻洛倉而據之俄而德
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頊爲左司馬鄭虔象爲右司馬柴孝和說密
曰秦地阻山帶河西楚背之而亡漢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
基守廻洛翟讓守洛口明公親簡精銳西襲長安百姓孰不郊迎
必當有征無戰旣剋京邑業固兵強方更長驅嶠函掃蕩京洛傳
檄指撝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競起實恐他人我先一朝失之噬臍
何及密曰君之所圖僕亦思之久矣誠爲上策但昏主尚在從兵
猶衆我之所部並山東人旣見未下洛陽何肯相隨西入諸將出
於群盜留之各競雖雄若然者殆將敗矣孝和曰誠如公言非所
及也大軍旣未可西出請間行觀隙密從之孝和與數十數至陝

縣山賊歸之者萬餘。密時兵鋒甚銳，每入苑與官軍連戰，會密爲流矢所中，臥於營內。後數日，東都出兵擊之，密衆大潰，棄迴洛倉歸洛口。孝和之衆聞密退，各分散而去。孝和輕騎歸密，帝遣王世克率江淮勁卒五萬來討密。密逆拒之，戰不利。柴孝和溺死於洛水，密甚傷之。世克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相、洹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於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江黃之地以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他等前後款附以千百數。翟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爲大冢宰，總統衆務以奪密權。讓兄寬復謂讓曰：「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能作我當爲之。」密聞其言，有圖讓之計。會世克列陣而至，讓出拒之，爲世克所擊退者數百步。密與單雄信等率精銳赴之，世克敗走。讓欲乘

勝進破其營。會日暮，密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人至密所欲爲宴，樂密具饌以待之。其所將左右各分令就食，諸門並設備，讓不之覺也。密引讓入坐，有好弓出示讓，遂令讓射。讓引滿將發，密遣壯士蔡建自後斬之，殞於牀下。遂殺其兄寬及王儒信，并其從者亦有死焉。讓所部將徐世勣爲亂兵所斫，中重瘡，密遽止之，僅而得免。單雄信等皆叩頭，哀密並釋而慰諭之。於是率左右數百人詣讓本營，王伯當、邴元直、單雄信等入營告以殺讓之意，衆無敢動者。乃令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衆。未幾，世克夜襲倉城，密逆拒破之。斬武賁郎將費青奴。世克復移營洛北，南對鞏縣。其後遂於洛水造浮橋，悉衆以擊密。密與千騎拒之，不利而退。世克因薄其城下，密簡銳卒數百人分爲三隊出擊之。官軍稍却，自相陷溺死者數萬人。武賁郎將楊威、王辨、霍世舉、劉長恭、梁德重、董

智通等諸將率皆没于陣世克僅而獲免不敢還東都遂走河陽其夜雨雪尺餘衆隨之者死亡殆盡密於是修金墉故城居之衆三十餘萬復來攻上春門留守常津出拒戰密擊敗之執津於陣其黨勸密卽尊號密不許及義師圍東都密出軍爭之交綏而退俄而宇文化及殺逆率衆自江都北指黎陽兵十餘萬密乃自率步騎二萬拒之會越王侗稱尊號遣使者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密遣使報謝焉化及與密密知其軍少食利在急戰故不與交鋒又遇其歸路使不得入密遣徐世勣守倉城化及攻之不能下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卑隸破野頭耳父兄弟並受隋室厚恩富貴累世至妻公主光榮隆顯舉朝莫二荷國士之遇者當須國士報之豈容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因衆叛躬行殺

虐誅及子孫傍立支庶擅自尊崇欲規篡奪汙辱妃后枉害無辜不追諸葛瞻之忠誠乃爲霍禹之惡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莫祐擁逼良善將欲何之今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邪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爲帝王斯乃趙高聖公之流吾當折杖驅之耳化及盛修攻具以逼黎陽倉城密領輕騎五百馳赴之倉城兵又出相應焚其攻具經夜火不滅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僞與和以弊其衆化及不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化及具言密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度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白辰達賈密爲流矢所中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其將陳智略張童仁等所部兵歸于密者前後相繼初化及以輜重留於東郡遣其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至是軌舉

郡降密以軌爲滑州總管密引兵而西遣記室參軍李儉朝於東
都執殺煬帝人于弘達以獻越王侗侗以儉爲司農少卿使之反
命召密入朝密至溫縣聞世克已殺元文都盧楚等乃歸金墉世
克既得擅權乃厚賜將士繕治器械人心漸銳然密兵少衣世克
乏食乃請交易密初難之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遞來勸密密遂許
焉初東都絕糧人歸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而降人益少密方
悔而止密雖據倉無府庫兵數戰不獲賞又厚撫初附之兵於是
衆心漸怨時遣邴元真守興洛倉元真起自微賤性又貪鄙宇文
溫疾之每謂密曰不殺元真公難未已密不荅而元真知之陰謀
叛密揚慶聞而告密密固疑焉會世克悉衆來決戰密留王伯當
守金墉自引精兵就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世克軍至令數百騎
度御河密遣裴行儼率衆逆之會日暮暫交而退行儼孫長樂程

儼金等驍將十數人皆遇重瘡密甚惡之世克夜潛濟師詰朝而
陣密方覺之狼狽出戰於是敗績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克夜圍
偃師守將鄭頽爲其部下所翻以城降世克密將入洛口倉城元
真已遣人潛引世克矣密陰知之而不發其事因與衆謀待世克
之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及世克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
世克軍悉已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騎而遁元真竟以城降於世
克密衆漸離將如黎陽人或謂密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至於
死今瘡猶未復其心安可保乎密乃止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
密以輕騎自武牢度河以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
自刎請以謝衆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
關中密身雖媿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燮對曰昔盆子歸
漢尚食均輸明公與長安宗族有疇昔之遇雖不陪起義然而阻

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國不戰而據京師此亦公之功也衆咸曰然
密遂歸大唐封邢國公拜光祿卿

裴仁基

河東裴仁基字德本祖伯鳳周汾州刺史父定上儀同仁基少驍
武便弓馬開皇初爲親衛平陳之役先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
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煬帝嗣位諒舉兵作亂仁基苦諫諒大
怒囚之於獄及諒敗帝嘉之超拜護軍數歲改授武賁郎將從將
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黔安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賜奴婢
百口絹五百匹擊吐谷渾於張掖破之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斬獲
寇掠靺鞨拜左光祿大夫從征高麗進位光祿大夫帝幸江都李
密據洛口令仁基爲河南道討捕大使據武牢以拒密及滎陽通
守張須陀爲密所殺仁基悉收其衆每與密戰多所斬獲時隋大

亂有功者不錄仁基見強寇在前士卒勞弊所得軍資卽用分賞
監軍御史蕭懷靜每抑止之衆咸怨怒懷靜又陰持仁基長短欲
有所奏劾仁基懼遂殺懷靜以其衆歸密密以爲河東郡公其子
行儼驍勇善戰密復以爲絳郡公甚相委昵三世克以東都食盡
悉衆詣偃師與密決戰密問計於諸將仁基對曰世克盡銳而至
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
逼東都世克却還我且按甲世克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此有餘
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
誤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東都兵馬有三不可當器械
精一也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鬪三也我按甲蓄力以觀其弊彼
求鬪不得欲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克之首可懸於麾下單雄信等
諸將輕世克皆請戰仁基苦爭不得密難違諸將之言戰遂大敗

仁基爲世克所虜世克以其父子並驍銳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及僭尊號署仁基爲禮部尚書行儼爲左輔大將軍行儼每有攻戰所當皆披靡號爲萬人敵世克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其意不自安遂與世克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祕書丞崔德本等謀反令陳謙於上食之際持匕首以劫世克行儼以兵應於階下指麾事定然後出越王侗以輔之事臨發將軍張童仁知其謀而告之俱爲世克所殺

史臣曰古先帝王之興也非夫至德深仁格於天地有豐功博利弘濟艱難不然則其道無由矣自周邦不競隋運將隆武元高祖並著大功於王室平南國摧東夏總百揆定三方然後變謳歌遷寶鼎于時匈奴驕倨勾吳不朝既爭長於黃池亦飲馬於清渭高祖內綏外禦日不暇給委心膂於俊傑寄折衝於爪牙文武爭馳

群策畢舉服猾夏之虜掃黃旗之寇峻五岳以作鎮環四海以爲池厚澤被於域中餘威震於殊俗煬帝蒙故業踐丕基阻伊洛而固嶠函跨兩都而總萬國矜曆數之在已忽王業之艱難不務以道恤人將以申威海外運拒諫之智騁飾非之辯耻轍迹之未遠忘德義之不修於是鑿通渠開馳道樹以柳杞隱以金槌西出玉門東踰碣石壅山堙谷浮河達河民力凋盡徭戍無期率土之心鳥驚魚潰方西規奄蔡南討琉球親總八狄之師屢踐三韓之域自以威行萬物顧指無違又躬爲長君功高曩列寵不假於外戚權不逮於群下足以輔轡軒唐奄吞周漢子孫萬代人莫能窺振古以來一君而已遂乃外疎猛士內忌忠良耻有盜竊之聲惡聞喪亂之事出師命將不料衆寡兵少力屈者以畏懷受顯誅竭誠克勝者以功高蒙隱戮或斃鋒刃之下或殞鳩毒之中賞不可以

有功求刑不可以無罪免畏首畏尾進退維谷彼山東之群盜多出廝役之中無尺土之資十家之產豈有陳涉亡秦之志張角亂漢之謀哉皆苦於上欲無厭下不堪命饑寒交切救死在蒲莫識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師用兵之勢但人自爲戰衆怒難犯故攻無完城野無橫陣星離碁布以千百數豪傑因其機以動之乘其勢而用之雖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將連踵覆沒莫之能禦煬帝魂褫氣懾望絕兩京謀竄身於江湖襲永嘉之舊迹旣而禍生轂下釁起舟中思早告而莫追唯請死而獲可身棄南巢之野首懸白旗之上子孫勦絕宗廟爲墟夫以開皇之初比於大業之盛度土地之廣狹料戶口之衆寡算甲兵之多少校倉廩之虛實九鼎之譬鴻毛未喻輕重培塿之方嵩岱曾何等級論地險則遼隧未擬於長江語人謀則勾麗不侔於陳國高祖掃江南以清六合煬帝

事遼東而喪天下其故何哉所爲之迹同所用之心異也高祖北却強胡南并百越十有餘載戎車屢動民亦勞止不爲無事然其動也思以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時雍師無怨讟誠在於愛利故其興也勃焉煬帝嗣承平之基席已安之業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視億兆如草芥循群臣如寇讎勞近以事遠求名而喪實兵纏魏闕占危弗圖圍解鴈門慢遊不息天奪之魄人益其災群盜並興百殃俱起自絕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訊之古老考其行事此高祖之所由興而煬帝之所以滅者也可不謂然乎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并吞六國高祖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皆禍起於群盜而身殞於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契矣玄感宰相之子荷國重恩君之失得當竭股肱未議致身先圖問鼎遂假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敗

不旋踵兄弟就菹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李密遭會
風雲奮其鱗翼思封函谷將割鴻溝暮月之間衆數十萬破化及
摧世克聲動四方威行萬里雖運乖天眷事屈興王而義協人謀
雄名克振壯矣然志性輕狡終致顛覆其度長挈大抑陳項之季
孟歎

隋書卷七十

列傳第三十五終

西川

隋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三十六

特進臣魏徵上

誠節

易稱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又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
則士之立身成名在乎仁義而已故仁道不遠則殺身以成仁義
重於生則捐生而取義是以龍逢投軀於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
申翦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爰逮漢之紀信樂布晉之向
雄稽紹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至於臨難忘身見危受命雖
斯文不墜而行之蓋寡而知士之所重信在茲乎非夫內懷鐵石
之心外負凌霜之節孰能安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也皇甫誕等當
擾攘之際踐必死之機白刃臨頸確乎不拔可謂歲寒貞栢疾風
勁草千載之後懍懍如生豈獨聞彼伯夷懷夫立志亦冀將來君

子有所庶幾故掇採所聞為誠節傳

劉弘

劉弘字仲遠彭城叢亭里人魏太常卿芳之孫也少好學有行檢重節槩仕齊行臺郎中襄城沛郡穀陽三郡太守西楚州刺史及齊亡周武帝以為本郡太守尉迴之亂也遣其將席毗掠徐兗弘勒兵拒之以功授儀同永昌太守齊州長史志在立功不安佐職平陳之役表請從軍以行軍長史從總管吐萬緒度江以功加上儀同封濩澤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太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煮犀甲腰帶及剝樹皮而食之二無離叛賊知其饑餓欲降之弘抗節彌厲賊悉眾來攻城陷為賊所害上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子長信襲其官爵

皇甫誕

皇甫誕字玄慮安定烏氏人也祖和魏膠州刺史父璠周隋州刺史誕少剛毅有器局周畢王引為倉曹參軍高祖受禪為兵部侍郎數年出為晉州長史開皇中復入為比部刑部二曹侍郎俱有能名遷治書侍御史朝臣無不肅憚上以百姓多流亡令誕為河南道大使以檢括之及還奏事稱旨上甚悅令判大理少卿明年遷尚書右丞俄以母憂去職未暮起令視事尋轉尚書左丞時漢王諒為并州總管朝廷盛選寮佐前後長史司馬皆一時名士上以誕公方著拜并州總管司馬總府政事一以諮之諒甚敬焉及煬帝即位徵諒入朝諒用諮議王頗之謀發兵作亂誕數諫止諒不納誕因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無敵京師者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願王奉詔入朝守臣子之節必有

松喬之壽累代之榮如更遷延陷身叛逆一挂刑書爲布衣黔首
不可得也願祭區區之心思萬全之計敢以死請諒怒而囚之及
楊素將至諒也清源以拒之諒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相與協謀
閉城拒諒諒擊破之並抗節而遇害帝以誕亡身徇國嘉悼者
久之下詔曰黎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節終抑惟令典并州總管
司馬皇甫誕性理淹通志懷審正効官贊務聲積克宣值狂悖構
禍凶威孔熾惟殉單誠不從妖逆雖幽繫寇手而雅志彌厲遂潛
與義徒據城抗拒衆寡不敵奄致非命可贈柱國封弘義公諡曰
明子無逸嗣無逸尋爲清陽太守政甚有聲大業令行舊爵例除
以無逸誠義之後賜爵平輿侯入爲刑部侍郎守右武衛將軍初
漢王諒之反也川縣莫不響應有嵐州司馬陶模繁時令敬釗並
抗節不從

陶模

陶模京兆人也性明敏有器幹仁壽初爲嵐州司馬諒旣作亂刺
史喬鍾葵發兵將赴逆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致
位方伯謂當竭誠效命以答慈造豈有大行皇帝梓宮未掩翻爲
厲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葵義而釋之軍
吏進曰若不斬模何以壓衆心於是囚之於獄悉掠取資財分賜
黨與及諒平煬帝嘉之拜開府授大興令楊玄感之反也率兵從
衛玄擊之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卒官

敬釗

敬釗字積善河東蒲坂人也父元約周布憲中大夫釗仁壽中爲
繁時令甚有能名及賊至力戰城陷賊帥嬰剽掠其資產而臨之
以兵釗辭氣不撓弼義而止之執送於僞將喬鍾葵所鍾葵釋之

署爲代州總管司馬釗正色拒之至於再三鍾葵忿然曰受官則可不然當斬釗答曰忝爲縣宰遭逢逆亂進不能保境退不能死節爲辱已多何乃復以僞官相迫也死生唯命餘非所聞鍾葵怒甚熱視釗曰卿不畏死邪復將殺之會楊義臣軍至鍾葵遽出戰因而大敗釗遂得免大業三年煬帝避暑汾陽宮代州長史柳銓司馬崔寶山上其狀付有司將加褒賞會虞世基奏格而止後遷朝邑令未幾終

游元

游元字楚容廣平任城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孫也父寶藏位至太守元少聰敏年十六齊司徒徐顯秀引爲參軍事周武帝平齊之後歷壽春令譙州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爲殿內侍御史晉王廣宗本諱爲揚州總管以元爲法曹參軍父憂去職後爲內直監煬帝嗣位

遷尚書度支郎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爲蓋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持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按其獄述時貴倖其子士及又尚南陽公主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數述曰公地屬親賢腹心是寄當咎身責已以勸事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按之愈急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九年奉使於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乃謂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加以陷身絕域之所軍糧斷絕此亦天亡之時也我今親率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答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高官重祿近古莫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深爲明公不取願思禍福之端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賜以兵竟不屈節於是害之帝甚嘉歎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纒五百疋拜

其子仁宗爲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馮慈明

馮慈明字無佚信都長樂人也父子琮仕齊官至尚書右僕射慈明在齊以戚屬之故年十四爲淮陽王開府參軍事尋補司州主簿進除中書舍人周武平齊授帥都督高祖受禪開三府官除司空司倉參軍事累遷行臺禮部侍郎廣宗本諱爲并州總管盛選察屬以慈明爲司士後歷吏部員外郎兼內史舍人煬帝卽位以母憂去職帝以慈明始事潘邸後更在臺意甚銜之至是謫爲伊吾鎮副未之官轉交阯郡丞大業九年被徵入朝時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奔高麗帝見慈明深慰勉之俄拜尚書兵曹加位朝請大夫十三年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也詔令慈明安集瀝洛追兵擊密至鄆陵爲密黨崔樞所執密延慈明坐勞苦之因而

謂曰隋祚已盡區宇沸騰吾躬率義兵所向無敵東都危急計日將下今欲率四方之衆問罪於江都卿以爲何如慈明答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不悅冀其後改厚加禮焉慈明潛使人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賊帥翟讓怒曰爾爲使人爲我所執魏公相待至厚曾無感戴寧有畏乎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爲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耶須殺但殺何須罵詈因謂群賊曰汝等本無惡心因饑饉逐食至此官軍且至早爲身計讓益怒於是亂刀斬之時年六十八梁郡通守楊汪上狀帝歎惜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二子惇怍俱爲尚書承務郎王充推越王侗爲主重贈柱國戶部尚書昌黎郡公謚曰壯武長子忱先在東都王充破李密忱亦在軍中遂遣奴負父屍柩詣東都身不

自送未幾又盛花燭納室時論醜之

張須陁

張須陁弘農閿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略弱冠從史萬歲討西爨以功授儀同賜物三百段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從楊素擊平之加開府大業中爲齊郡丞會與遼東之役百姓失業又屬歲饑穀米踊貴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勅不可擅與須陁曰今帝在遠遣使往來必淹歲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也明年賊帥主簿聚結亡命數萬人寇掠郡境官軍擊之多不利須陁發兵拒之簿遂引軍南轉掠魯郡須陁躡之及于岱山之下簿恃驟勝不設備須陁選精銳出其不意擊之簿衆大潰因乘勝斬首數千級簿收合亡散得萬餘人將北度河須陁追之至

臨邑復破之斬五千餘級獲六畜萬計時天下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陁獨勇決善戰又長於撫馭得士卒心論者號爲名將簿復北戰連豆子虬賊孫宣雅石祗閼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丘須陁遣舟師斷其津濟親率馬步二萬襲擊大破之賊徒散走旣至津梁復爲舟師所拒前後狼狽獲其家累輜重不可勝計露布以聞帝大悅優詔褒陽令使者圖畫其形容而奏之其年賊裴長才石子河等衆二萬奄至城下縱兵大掠須陁未暇集兵親率五騎與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磨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却須陁督軍復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合軍圍北海兵鋒甚銳須陁謂官屬曰賊自恃強謂我不能救吾今速去破之必矣於是簡精兵倍道而進賊果無備擊大破之斬數萬級獲輜重三千兩司隸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

左孝友衆將十萬屯於躡狗山須陁列八風營以逼之復分兵拒其要害孝友窘迫面縛來降其黨解象王良鄭大彪李皖等衆各萬計須陁悉討平之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衆十餘萬將寇河北次祝阿須陁邀擊殺數千人賊呂明星師仁泰霍小漢等衆各萬餘擾濟北須陁進軍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讓憚須陁不敢進密勸之讓遂與密率兵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時李密先伏數千人於林木間邀擊須陁軍遂敗績密與讓合軍圍之須陁潰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躍馬入救之來往數四衆皆敗散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平乃下馬戰死時年五十二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越王侗遣左光祿大夫

裴仁基招撫其衆移鎮武牢帝令其子元備總父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

楊善會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父初官至毗陵太守善會大業中爲郟令以清正聞俄而山東饑饉百姓相聚爲盜善會以左右數百人逐捕之往皆克捷其後賊帥張金稱衆數萬屯於縣界屠城剽邑郡縣莫能禦善會率勵所領與賊搏戰或日有數合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段達來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敗焉達深謝善會後復與賊戰進止一以謀之於是大克金稱復引渤海賊孫宣雅高士達等衆數十萬破滎陽而還軍鋒甚盛善會以勁兵千人邀擊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金稱稍更屯聚以輕兵掠冠氏善會與平原通守楊元弘步騎數萬衆襲其本營

武賁郎將王辯軍亦至金稱釋寇氏來援因與辯戰不利善會選精銳五百赴之所當皆靡辯軍復振賊退守本營諸軍各還于時山東思亂從盜如市郡縣微弱陷沒相繼能抗賊者唯善會而已前後七百餘陣木嘗負敗每恨眾寡懸殊未能滅賊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復爲賊所敗退保臨清取善會之策頻與決戰賊乃退走乘勝遂破其官盡俘其眾金稱將數百人遁逃後歸漳南招集餘黨善會追捕鞠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甲稍弓劍進拜清河通守其年從初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帝下詔褒揚之士達所部將竇建德自號長樂王來攻信都臨清賊王安阻兵數千與建德相影響善會襲安斬之建德既下信都復擾清河善會逆拒之反爲所敗嬰城固守賊圍之四旬城陷爲賊所執建德釋而禮之用爲具州刺史善會罵之曰老賊何敢擬議國土

恨吾力劣不能擒汝等我豈是汝屠酷兒輩敢欲更相吏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建德猶欲活之爲其部下所請又知終不爲已用於是害之清河士庶莫不傷痛焉

獨孤盛

獨孤盛上桂嗣楷之弟也性剛烈有膽氣煬帝在藩盛以左右從累遷爲車騎將軍及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漸見親待累轉爲右屯衛將軍宇文弼及之作亂也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而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太異也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無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爲亂兵所殺越王侗稱制贈光祿大夫紀國公謚曰武節

元文都

元文都洵陽公孝矩之兄子也父孝則周小冢宰江陵總管文都性鯁直明辯有器幹仕周爲右侍上士開皇初授內史舍人歷庫部考功二曹郎俱有能名擢爲尚書左丞轉太府少卿煬帝嗣位轉司農少卿司隸大夫尋拜御史大夫坐事免未幾授太府卿帝漸任之甚有當時之譽大業十三年帝幸江都宮詔文都與段達皇甫無逸韋津等同爲東都留守及帝崩文都與達津等共推越王侗爲帝侗畧文都爲內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左驍衛大將軍攝右翊衛將軍魯國公旣而宇文化及立秦王浩爲帝擁兵至彭城所在響震文都諷侗遣使通於李密密於是請降因授官爵禮其使甚厚王充不悅因與文都有隙文都知之陰有誅充之計侗復以文都領御史大夫充固執而止盧楚說文都曰王充外軍一將耳本非留守之徒何得預吾事且洛口之敗罪不容誅

今者敢懷跋扈宰制時政此而不除方爲國患文都然之遂懷奏入殿事臨發有人以告充充時在朝堂懼而馳還舍嘉城謀作亂文都頻遣呼之充稱疾不赴至夜作亂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侗遣人謂之曰何爲者充曰元文都盧楚謀相殺害請斬文都歸罪司寇侗見兵勢漸盛慶終不免謂文都曰公自見王將軍也文都遷延而泣侗遣其署將軍黃桃樹執文都以出文都顧謂侗曰臣今朝亡陛下亦當夕及侗慟哭而遣之左右莫不憫默出至與教門方令左右亂斬之諸子並見害

盧楚

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掾楚少有才學鯁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中爲尚書右司郎當朝正色甚爲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寮多不奉法楚每存糾舉無所迴避越王侗稱尊號

以楚爲內史令左備身將軍攝尚書左丞右光祿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同心勦力以輔幼王及王充作亂兵攻太陽門武衛將軍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謂之曰僕與元公有約若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兵入楚匿於太官署賊黨執之送於元所充奮袂令斬之於是鋒刀交下支體糜碎

劉子翊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也父徧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學頗解屬文性剛謇有吏幹仕齊殿中將軍開皇初爲南和丞累轉秦州司法參軍事十八年入考功尚書右僕射楊素見而異之奏爲侍御史時永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

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基報基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後人者爲其父母基未有變隔以親繼親繼旣等故知心喪不殊服問云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因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弘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以義報等之已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

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復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復重乎
昔長沙人王慈漢末爲上計詣京師旣而吳魏隔絕慈於內國更
娶生子昌慈死後爲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若重不攝職
事于時議者不以爲非然則繼母之與前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
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
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
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
是爲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論云
禮者稱情而立文仗義而設教還以此義諭彼之情稱情者稱如
母之情仗義者仗爲子之義名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
敬苟以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
何得待父命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隔已養已同之骨血若如

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
齊暮之上禮有倫列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
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
如重自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卽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爲
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論者卽同真法律以弊刑禮
以設教准者准擬之名以者卽真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
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是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又論云
取子爲後者將以供承祧廟奉養已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
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
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復君
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別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
其已見之目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

訓殊所用亦別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乖令侮聖于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徇飾非於明世彊媒孽於禮經雖欲揚已露才不覺言之傷理事奏竟從子翊之議仁壽中爲新豐令有能名大業三年除大理正甚有當時之譽擢授持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爲之辯析多出衆人意表從幸江都值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翊田侍切諫由是忤旨令子翊爲丹陽留守尋遣於上江督運爲賊吳基子所虜子翊說之因以衆首復遣領首賊清江遇煬帝被殺賊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欲請以爲主子翊不從群賊執子翊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已崩子翊反其言於是見害時年七十

堯君素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煬帝爲晉王時君素以左右從及嗣位累遷鷹擊郎將大業之末盜賊蜂起人多流亡君素所部獨全後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兵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膽略署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呂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剋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霑襟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降以取富貴君素答曰公當瓜牙之害爲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隆替懸之於公奈何不思報効以至於此縱不能遠慙主上公所乘馬卽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爲木鵝置表於頸具

論事勢浮之黃河汭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於是承制拜君素爲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苦之監門直閣龐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爲陳利害大唐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濟然要在守死不易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歔嘗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累蒙獎擢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必若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也時百姓苦隋日久及逢義舉人有息肩之望然君素善於統領下不能叛歲餘頗得外生口城中微知江都傾覆又糧食乏絕人不聊生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爲左

右所害

陳孝意

河東陳孝意少有志尚弱冠以貞介知名大業初爲魯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爲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爲納言奏孝意爲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其爲孝感之應未期起授鵬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于特政刑日紊長吏多贓汙孝意清節彌厲發在牆穴動若有神吏民稱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孝意率兵與武賁郎將王智辯討之戰於下館城爲所敗武周遂轉攻傍郡百姓兇兇將懷叛逆前郡丞楊長仁鴈門令王確等並桀黠爲

無賴所歸謀應武周孝意陰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莫敢異志
俄而武周引兵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但孤城獨守外無聲援
孝意執志誓以必死每遣使江都道路隔絕竟無報命孝意亦知
帝必不反每旦暮向詔勅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糧
盡爲校尉張倫所殺以城歸武周

張季珣

京兆張季珣父祥少爲高祖所知其後引爲丞相參軍事開皇中
累遷并州司馬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其將劉建略地燕趙至
井陘祥勒兵拒守建攻之復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
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號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
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
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城圍月餘李雄援軍至賊遂退走以功授

開府歷汝州刺史靈武太守入爲都水監卒官季珣少慷慨有志
節大業末爲鷹擊郎將其府據箕山爲固與洛口連接及李密翟
讓攻陷倉城遣人呼之季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連年不能
克時密衆數十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絕所領不過數百人而
執志彌固誓以必死經三年資用盡樵蘇無所得撤屋而爨人皆
穴處季珣撫巡之一無離叛糧盡士卒羸病不能拒戰遂爲所陷
季珣坐聽事顏色自若密遣兵禽送之群賊以季珣令拜密季珣
曰吾雖爲敗軍之將猶是天子爪牙之臣何容拜賊也密壯而釋
之翟讓從之求金不得遂殺之時年二十八其弟仲琰大業末爲
上洛令及義兵起率吏人城守部下殺之以歸義仲琰弟琮爲千
牛左右字文化及之亂遇害季珣家素忠烈兄弟俱死國難論者
賢之

松贊

北海松贊性剛烈重名義爲石門府隊正大業末有賊楊厚擁徒作亂來攻北海縣贊從郡兵討之贊輕騎覘賊爲厚所獲厚令贊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歸降贊僞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是松贊爲官軍覘賊邂逅被執非力屈也今官軍大來並已至矣賊徒寡弱旦暮擒剪不足爲憂賊以刀築贊口引之而去歐擊交下贊罵厚曰老賊何敢致辱賢良禍自及也言未卒賊已斬斷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北海卒完煬帝遣戶曹郎郭子賤討厚破之以贊亡身殉節嗟悼不已上表奏之優詔褒揚贈朝散大夫本郡通守

史臣曰古人以天下至大方身則小生爲重矣比義則輕然則死有重於太山生以理全者也生有輕於鴻毛死與義合者也然死不可追生無可得故處不失節所以爲善矣楊諒玄感李密反形已成凶威方熾皇甫誕游元馮慈明臨洛不顧視死如歸可謂勇於蹈義矣獨狐盛元文都盧楚堯君素等不知天之所廢人不能與甘就菹醢之誅以徇忠貞之節雖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危然視彼苟免之徒貫三光而洞九泉矣須臾善會有溫序之風子翊松贊蹈解揚之列國家昏亂有忠臣諷哉斯言也

